

文學溪林

訪海子故居

李昌浩

車子駛入安徽懷寧高河鎮查灣村，村口一片濃蔭。青瓦白牆錯落，田地與水塘相接，一片尋常村落的煙火與寧靜。

海子原名查海生，查灣村人。查灣村不大，村道蜿蜒，牆角堆着農具，簷下晾着衣物，一派皖南山村的樸實。海子故居坐落在村子的中段。這是一棟坐北朝南的普通平房，白牆黛瓦，門楣上懸着黑底金字的匾額：「海子故居」，是詩人西川的手書。

這棟建築面積一百三十平方米的老屋，2004年由海子父母用他的詩集稿費，依照舊居格局修建而成。推開虛掩的木門，一股舊木與書香交織的氣息撲面而來。

右側是海子母親操采菊老人現在仍居住的房間，舊式木桌、搪瓷碗、一把竹躺椅。老人年事已高，偶爾仍會在故居幫忙照看，她總是淡淡微笑。面對孤獨的母親，我心裏五味雜陳，總有一種心酸落在心頭。她的兒子雖然是個天才詩人，但像流星從天空劃過，給老母親留下無盡的痛苦與思念。

靠左側房間是海子的書房，也是整個故居最觸動人心的地方。這裏陳列着他的藏書、手稿、證件與文具，都是從北京昌平的宿舍原樣搬回。書架上的書籍泛黃捲邊，哲學、詩歌、歷史、文學琳瑯滿目，可見他青年時代閱讀之廣博、思想之深邃。書桌上，鋼筆、墨水瓶、稿紙擺放整齊，彷彿主人只是暫時離開，隨時會回來提筆寫下新的詩句。

玻璃櫃上擱着海子用過的一頂帶耳棉帽、一隻鋁製水壺、一個帆布書包，簡樸得近乎寒酸。

站在書房中央，默念海子的詩句：「從明天起，做一個幸福的人，餵馬，劈柴，周遊世界……我只願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。」曾以為這首詩是溫暖的祝福，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，站在他的故土，才讀懂字裏行間

的深情與悵惘。

查灣村沒有大海，只有溝渠與水塘，他筆下的麥地，是故鄉的田疇。他渴望幸福，渴望人間的溫暖，卻在精神的孤旅中越走越遠，最終

以決絕的方式，與這個世界告別。1989年3月26日，山海關旁的鐵軌上，25歲的生命戛然而止，他帶走了塵世的痛苦，卻把最明亮的詩句，留給了後來的我們。

從故居出來，走過門前的水泥路，便到了海子紀念館。進館，迎面撞上海子那張經典的、身着格紋毛衣與外套，仰躺大地，四肢舒展，神態自在安然的照片。站在這張巨幅照片前，久久凝視，看不出他有一絲的孤獨與憂傷，滿眼的明媚與意氣風發。

屋後的海子墓靜立在草木間。花崗岩墓碑上「海子墓」三字簡潔有力，墓碑兩側放着海子的畫像，和兩塊他從西藏瑪尼堆帶回昌平的石頭，石頭上分別是釋迦牟尼和綠度母的雕像。海子的畫像和石頭都被封存在低矮的玻璃室裏。

訪海子故居，不僅是尋訪一位詩人的足跡，更是一次與靈魂的對話。如今他頭枕故土，安然靜臥於故鄉的懷抱，不再遠行，再無漂泊，亦無孤獨。



海子雕像 網上圖片

酷暑何妨心庵涼

胡忠喜

西瓜滲出的汁水沉在碗底
舊竹椅吱吱呀呀地喚出晚風
蒲扇也許是老了，慢悠悠地
把時光送回到記憶深處
避暑之人，不必尋遍深山
在心裏建一座庵堂就有清風徐來

一杯涼茶泡開半睡半醒的閒情
午後的閱讀把光影變成書籤
灑掃庭院，讓酷暑如塵埃飄落
心靜下來，便覺天地寬涼
我要學那野草不逃不避
直到清歡漫過涼夜

時代詩行

一碗鹹豆漿裏的無錫清晨

余娟

清晨五點半，無錫南長街的霧氣還沒散，老劉的早點鋪子已經飄出了豆香味。

說是鋪子，其實就是個不到二十平米的小門臉，幾張摺疊桌，幾條長板凳，牆上貼着紅紙黑字的價目表，邊角都捲了邊。可就是這麼個小地方，每天早上六點不到就排起了隊，有穿着校服的中學生，有提着菜籃子的阿姨，還有開着寶馬特意繞路過來的老街坊。

老劉大名劉勝田，六十出頭，頭髮花白，腰板卻挺得筆直。他在無錫賣早點賣了快四十年，從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幹到現在的「老牛」，街坊們都說，他做的鹹豆漿，是整個無錫的老味道。



那碗鹹豆漿的味道，我想我會記很久。 AI繪圖

這鹹豆漿也一樣，第一口覺得鹹，再喝幾口，就能嘗出那股子鮮甜來。」

正說着，一個背着書包的小姑娘跑了進來，「劉爺爺，一碗鹹豆漿，不要辣！」

「好嘞，囡囡今天考試啊？加油哦！」老劉熟練地打好豆漿，還多放了兩根油條，「吃飽了才有力氣考試。」

小姑娘接過碗，笑嘻嘻地說了聲謝謝，端着碗坐到角落裏去了。

「這是我老顧客了，她爸爸小時候就開始吃我家的豆漿。」老劉說，「現在她爸爸都四十多了，還帶着女兒來吃。」

我看着那個小姑娘，她小心翼翼地吹着豆漿，生怕燙到嘴，然後滿足地喝了一大口，腮幫子鼓鼓的，像隻小倉鼠。這一刻我突然明白，老劉賣的不僅僅是一碗豆漿。他賣的是無錫人幾十年的習慣，是清晨街頭的煙火氣，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記憶。

七點多，早高峰過去了，店裏漸漸安靜下來。老劉給自己也打了一碗豆漿，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，慢慢地喝着。

「累不累啊？每天三點就起來。」我問他。

「累啊，怎麼不累。」老劉笑了笑，「可我兒子說，爸你別幹了，我們養你。我說我不幹這幹啥？我這手藝傳了幾十年了，總得有人接着吧。再說了，看着你們吃得開心，我心裏也舒坦。」他說這話的時候，眼睛看着街上來來往往的人，眼神裏有種說不出的滿足。

我喝完最後一口豆漿，碗底還剩幾根豆腐乾絲，我夾起來放進嘴裏，嚼得津津有味。走出店門的時候，陽光正好灑在南長街的青石板上，暖洋洋的。我回頭看了一眼老劉的鋪子，他又開始忙了，有新的客人來了。

那碗鹹豆漿的味道，我想我會記很久。不是因為有多驚艷，而是因為那裏面，藏着一座城市的清晨，和一個老人四十年的堅守。

「老闆，兩碗鹹豆漿，一副大餅油條！」

「好嘞，馬上！」

老劉應着聲，手底下不停。他從不銹鋼桶裏舀出一勺豆漿，那豆漿是他凌晨三點起來現打的，用的是黑龍江的東北大豆，泡了整整一夜，磨出來的漿特別濃。最關鍵的是，這豆漿要燒兩遍，第一遍燒開後撇去浮沫，再小火燜五分鐘。第二遍燒開時，表面會飄着一層細膩豐富的豆沫，老劉說，這才是真材實料的證明。

「外地人第一次來，都以為我搞錯了。」老劉一邊忙活一邊笑，「豆漿居然是鹹的，還要放辣油和榨菜，聽着像黑暗料理對吧？」他說得沒錯。我第一次來無錫的時候，也被這碗鹹豆漿驚到了。在我的認知裏，豆漿就該是甜的，或者什麼都不放，原味最好。可無錫人偏不，他們往豆漿裏加醬油，加醋，加辣油，再撒上蝦皮、榨菜末、蔥花，最後還要丟進幾根油條和豆腐乾絲。

「你嘗嘗，嘗嘗就知道了。」老劉把一碗熱氣騰騰的鹹豆漿推到我面前。我半信半疑地舀了一勺，送進嘴裏。那一瞬間，我好像明白了為什麼這麼多人願意大清早來排隊。豆漿的醇厚、醬油的鹹鮮、醋的微酸、辣油的刺激，還有蝦皮的鮮、榨菜的脆、油條的香，所有的味道在嘴裏炸開，卻又奇妙地融合在一起，一點也不衝突。最絕的是那些豆腐乾絲，吸飽了湯汁，咬一口，鮮汁在嘴裏爆開，比肉還香。

「好吃吧？」老劉看着我狼吞虎嚥的樣子，臉上的皺紋都舒展開了。他告訴我，這碗鹹豆漿的配方是他父親傳下來的，從民國時候就開始這麼做了。「無錫人吃東西，講究個『甜出頭，鹹收口』。」老劉說，「你看我們的醬排骨、小籠包，都是先甜後鹹。」

我家的黑狗不在了

李建平

狗窩還在。木板釘成的小房子，立在院牆東南角那棵從不結果的棗樹下。父親當年釘它



牠在的時候，碗總是不乾淨的。 AI繪圖

的時候，木頭是新的，黃白色，帶着刨花的香氣。現在顏色深了，雨水浸過，日頭曬過，變成一種沉默的深褐色。有幾處木板翹了邊，縫隙比從前大，風從那裏鑽進去，又從別處鑽出來。

門是虛掩的。風推它一下，它便吱呀一聲，再推一下，又吱呀一聲。這聲音比牠在時更沉些，像是門也知道，不會再有一個黑乎乎的鼻子把它拱開了。

牠的碗是我收走的。一隻粗陶碗，藍邊，碗沿磕破了一小塊。牠在的時候，這碗總是不乾淨的——要麼剩着半碗水，要麼黏着幾粒飯，要麼被牠舔得亮晶晶的，倒扣在地上。那天我把碗洗乾淨，擦了又擦，不知道該放在哪裏。最後擱進雜物間的木架上，讓碗和幾把生鏽的鏟刀、一捆舊麻繩做了鄰居。

雜物間裏暗，碗待在那兒，怕是再見不到日頭了。可我總還覺得牠在。不是那種相信牠沒走的執念，是另一種——更輕、更空的東西。比方說，傍晚我坐在門檻上擇菜，手指忙着，耳朵卻空着，總覺得下一秒就會聽見牠甩尾巴的聲音，那種毛茸茸的、掃在木板上的撲撲聲。又比方說，吃飯時掉了一粒肉，我會本能地低頭，想喚牠，喉嚨裏那個「黑」字已經成形了，才想起沒

有誰在桌下等着。

這感覺不痛。痛是尖銳的，有形狀的。這感覺沒有形狀，像黃昏時院子裏的光線，你抓不住，但牠就在那裏，淡淡的，灰濛濛的，把所有的東西都罩上一層薄薄的影子。

昨夜下了雨。雨不大，滴滴答答敲在瓦上。我躺在床上聽雨，聽着聽着，忽然想起牠怕打雷。每回雷響了，牠就夾着尾巴往屋裏鑽，趴在床腳，渾身抖。我要下床摸摸牠的頭，說一句「莫怕莫怕」，牠才安靜些。

雨還在下。沒有雷。

我翻了個身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。狗窩那邊，大概已經淋濕了罷。木板上的裂縫那麼多，雨水順着淌進去，積在角落裏，天亮以後會慢慢乾，留下幾道水漬，像誰哭過，又像誰沒哭完。

早晨起來去看，果然濕了。但不止是水漬——窩門口的地上，不知道什麼時候長出一叢草。細細的，嫩嫩的，從泥地裏掙出來，帶着雨珠子，亮晶晶的。

我蹲下看了一會兒。起身時膝蓋有點疼，大約是蹲久了。太陽已經爬上院牆，光照在狗窩頂上，把那層深褐色曬得發燙。

新的一天又來了。

狗碗還在雜物間。今天要不要拿出來呢？再放放罷。

慢慢騎

江河

車送去修的那幾天，我忽然不知道怎麼出門了。站在門口猶豫了一會兒，才想起車棚裏還靠着一輛舊自行車。打足氣，擦了擦鏽，勉強能騎。第一天騎出去，覺得慢，慢得有些好笑。一個路口還沒過完，旁邊一輛電動車已經走了很遠。可就是那個早晨，我發現自己看見了以前沒看見的東西——路邊那棵櫟樹底下開着一叢白色小花；賣早點的鋪子換了招牌；巷口那個修鞋的人還在老地方坐着，只是凳子上多了一把遮陽傘。那些東西一直都在，只是開車的我從來不看它們。

早年開車的時候，總覺得路不夠寬。紅燈太長，前車太慢，導航那個預計到達時間總比我希望的晚幾分鐘。那時候眼裏只有前方，只有目的地，路兩邊的樹、店面、行人全是模糊色塊，一晃就過去了。開車久了，人變成一個點，從A點到B點，中間那段路不算數，只是等待。車窗把氣味、溫度、聲音全擋在外面，你經過稻田，聞不到稻穗將熟時的青澀；經過河，不知道那陣風過了橋之後是涼的。

騎行的速度是另一個速度。不快，但那是身體在風裏的快。路邊有氣味，有聲音，有溫度變化，經過一棵樹時能感到樹蔭落在臉上的涼意，不到三秒鐘又從陰影裏出來。你開始注意坡度，上坡時車鏈咬著勁，下坡時風灌進袖口。這種慢，讓路重新鋪展開來，一段一段地經過你。

小時候騎自行車，是另一種騎法。讀初中那會兒，從家到學校三公里，每天騎三趟，蹬得飛快，後座鐵架子上綁一隻飯盒，晃得咣咣響。路上碰見同學，並排騎，比誰先到校門口，有幾次差點撞上校門邊的法國梧桐。那時候覺得那三公里不過是一段用來趕的路。後來有一年回家，從學校門口騎車經過，發現那三公里其實很短。梧桐還在，校門換了新的鐵柵欄。我慢慢騎過去，

看沿路的民房、文具店、賣豆漿的鋪子——那些東西一直都在那個位置，只是我騎得快的時候，從來沒有真正看到過它們。

古人出行也慢。柳宗元貶到永州，走路、坐船、騎驢，一路走一路寫，留下《永州八記》。那些文字不是因目的地好，是因為他花了很多天在路上，每一段路都有時間看、有工夫寫。蘇軾貶惠州，從汴京到嶺南走了一年多，在路上寫詩、喝酒、見朋友。他不是在趕路，是用身體的移動把自己放回一個更大的世界裏。若給他一張高鐵票，那些詩大約不會寫出來。

如今騎車出門，走最多的是江邊那條堤壩。路平，人少，風從江面上來，帶着水汽和一點淤泥的腥。春天堤壩兩側開滿油菜花，騎過去，花粉沾在袖口上。夏天的傍晚，蟬聲和車輪碾過碎石的聲響混在一起。秋天空氣乾爽，踩踏的節奏變得輕快。冬天騎得少，偶爾一次，呼出的白氣在面前浮着，騎一會兒就散了。

偶爾在江邊遇見一位老人，騎着二八大槓，速度很慢。有一回他停在半路，蹲在路邊看一隻爬上岸的甲魚，說要等他爬回水裏去。我停下來等了一會兒，甲魚爬得很慢，我們都不趕時間。後來他騎走了，沒看清他的臉。之後又遇見過他幾次，每次都騎得很慢，像在跟路說一段很長的話。我不知道他叫什麼，也不打算問。

騎行這件事，沒有什麼非要到達的地方。很多時候只是一條直路，騎到盡頭就折返。路程上沒有目的地，自己就是路上唯一需要被放慢的人。

傍晚又騎出去了。江面上浮着一層淡金色，風不大，堤壩上有一片葉子在滾動，跟着車輪的氣流走了很長一段，停在路邊，又繼續往前滾。我慢下來，想看看它到底會滾到哪裏去。後來它卡在柏油路的裂縫裏，沒有再動。我繼續往前騎，沒有回頭看。